

張之洞 著
龐堅 校點

張之洞詩文集

增訂本

中國近代文學叢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國近代文學叢書

張之洞 著 龐堅 校點

張之洞詩文集

增訂本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張之洞詩文集卷十

詩文補遺下

半山亭記

萬山輻湊，一水環滌，雉堞雲羅，鱗原星布者，興郡也。城東北隅，雲峯聳碧，煙柳迷青，秋水澄空，虹橋倒影者，招堤也。緣是數里，蒹葭蒼蒼，有閣巍然，峙於岩畔者，魁閣也。穿綠蔭，梯白石，禪房乍轉，畫檻微通，石壁一方，茅亭三面者，半山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吾家大人也。翠蘿紅蓼，羅列於軒前；竹榭茅檐，欹斜於磯畔，太守之意，得之半山，而志以亭也。

歲在壬寅，家大人先守是郡，文風雅俗，煥然一新，固常與民同樂者也。夫其德及則信孚，信孚則人和，人和則政多暇，由是常徘徊於此閣，以寄勝概；而亭未有焉。然其煙雲

萬狀，錦繡千重，早已畢具於目前。蓋天鍾靈於是，必待太守以啓之也。爰乃建亭於閣之東偏，古徑半彎，危廊數轉，不崇朝而功成，易如也。

每當風清雨過，巖壑澄鮮，憑欄遠眺，則有古樹千紅，澄潭一碧，落霞飛綺，涼月跳珠，此則半山亭之大觀也。且夫畫欄曲折，碧瓦參差，昭其潔也。煙光挹翠，竹影分青，昭其秀也。松牀坐奕，筠簟眠琴，昭其趣也。分瓜請戰，煮茗資談，昭其事也。

若夫柳岸曉風，蘆花殘月，雲騰碧嶂，日落深林者，亭之朝暮也。水綠波澄，蓮紅香遠，月白風清，水落石出者，亭之四時也。沙明荷淨，舞翠搖紅，競秀於汀沚者，亭之晴也。柳眉煙鎖，荷蓋聲喧，迷離於遠岸者，亭之雨也。晴而明，雨而晦，朝而蒼翠千重，暮而煙霞萬頃。四時之景無窮，而亭之可樂，亦與爲無窮也。

至若把釣人來，一簑荷碧，采蓮舟去，雙槳搖紅，漁唱綠楊，樵歌黃葉，往來不絕者，人之樂也。鷺眠荻嶼，魚戲蓮房，或翔或集者，物之樂也。衣帶輕緩，笑語喧嘩者，太守遊也。觥籌交錯，肴核雜陳者，太守宴也。觴飛金谷，酒吸碧筒，賓客紛酬，杯盤狼藉者，太守歡也。題詩勵士，把酒勸農，四境安恬，五穀垂穎者，則太守之真樂也。俄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者，太守歸而衆賓從也。是則知其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者，禽鳥也。知太守之樂，而不

知太守之樂民之樂者，衆人也。樂民之樂，而能與人物同之者，太守也。

夫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蘭亭也，不遭右軍，則清湍修竹，蕪沒於空山矣。岳陽之樓，晴川之閣，不有崔、范之品題，則巍巍傑構，沈淪於湖濱江渚矣。是地也，不逢太守，則錦谷瓊花，不現其佳境矣。爲此亭也，則勝蹟不令就荒，名花俱能見賞，凡夫出塵拔萃，必無沈滯而不彰矣，所以謂之與民同樂也。不志其佳，使花香山翠湮於野塘，不傳於奕世，是貽林泉之愧也。故揮毫而記之，猶恐未能盡其致也。

道光廿有八年七月既望，南皮十一齡童子張之洞香濤撰。

【校】

本文據宣統元年刊《興義府志》補。

雞墪菌賦

淡煙漠漠雨初晴，郊外雞墪菌乍生。采滿筠籃歸去也，有人厨下倩調羹。時維七月，序近三秋。菌芽乍吐，菌茁將抽。名以雞而《黔書》曾解，名以墪而字典都收。梅誕生詳言其狀，李瀕湖省悟其由。性清神而益胃，形高脚而纖頭。觀其冒雨忽生，驚風亂颭。前

山後山，三點五點。白質兮宜分，赤莖兮宜檢。如雞羽之初垂，似雞足之欲歛。草雜萋萋，人來冉冉。望原隰兮山色蒼，鎖羣峯兮對夕陽。花狔兮狔女，荷笠兮携筐。陟崎嶇之鳥道，登則劣之羊腸。非佳節而挑菜，豈春盡而尋芳。采將奇菌，佐我羹湯。

若夫莧名馬齒，菜號龍鬚。荇則鳧葵是喚，莎則鴨脚相呼。雖佳名之並妙，比異品兮懸殊。重以初似笠張，繼如蓋起。客離冀北之鄉，名重滇南之美。問價則數解青蚨，依根而叢生白蠟。羨得地兮黔中，知滋榮於雨裏。水之湄兮山之波，伊人采兮踏綠莎。既珍羞之可薦，復病痔之能瘥。香飄清冽，影弄婆娑。嘗嘉蔬之風味，爰誌異而興歌。歌曰：香菌號雞縱，托根依芳草。有客異味嘗，雅欲黔南老。又歌曰：雨後空山有足音，雞縱香菌饜儂心。亂峯迢遞煙嵐鎖，知在深山何處尋。

【校】

本文據《興義府志》補。

天香閣十二齡課草序

竊洞生於道光丁酉之秋，至丙午甲幹已周，四書九經俱誦訖，隨學爲禱作。戊申，十二

齡矣。東塗西抹，偶爲塾師所獎許。同人聞之，每索閱輒攜去。後父執亦漸來索取，教誨必須手抄以呈，不免奪誦讀晷。因付劖劂，以代繕寫，且便於就正。願長者錫以指南，則洞也幸甚。道光二十八年，張之洞自序。

離婁章論

王道必本乎天德，治功不外乎性功。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其由來久矣。粵自堯、舜，聖聖相承，禹、湯、文、武之爲君，皋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之爲臣，皆以此。接夫道統之傳，恃聰與明不可以爲固也。是以先王務修德音，以奉神民，不聞其務聰與明也。夫先王之法統於君相，猶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源，君相之有規則也。今若裂冠毀冕，拔本塞原，捐棄規則，雖堯、舜不能平治天下。故在上者無規則，民無法焉。民所不法，以在民上，其不終所自來矣。且夫有德而可守謂之規，有言而可象謂之則。君有君之規則，遵先王之法，行不忍之政，其臣畏而愛之，法而象之，故能有其國家，令聞長世。臣有臣之規則，陳善閉邪，下澤上致，其下畏而愛之，法而象之，故能守其官職，保族宜家。順是以下皆如是，是以上下能相固也。子思云：「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，行而世爲天下法，言而世爲天

下則。」言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昆弟、內外、大小皆有規則也。《周書》數文王之德，曰：「大邦畏其力，小邦懷其德。」言畏而愛之也。《詩》云：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言則而象之也。紂囚文王七年，諸侯皆從之囚，可謂愛之。文王伐崇，再駕而降爲臣，蠻夷率服，可謂畏之。文王之功，天下誦而歌舞之，可謂則之。文王之行，至今爲法，可謂象之。有規則也。故君子威儀可畏，施舍可愛，周旋可則，德行可象，以臨其下，此之謂有規則也。夫規矩，離婁、公輸之器也；音律，師曠之器也；規則，聖君賢相之器也。有王霸輔弼之意，而無其器，則不成。

愛人章論

理之在天下，猶元氣之在萬物也。一氣之春播於萬物，根莖枝葉、華色芬臭，雖有萬不同，然曷嘗有二氣哉。理在天下，遇愛則爲仁，遇治則爲智，遇禮則爲敬，隨一事而得一名，名雖不一，而理未嘗不一也。此有德之君薦之鬼神、奉之民人，以爲建極規矩之準也。且夫人君有取於身而證於人者，有反諸身而求諸心者。求證於人者，無望其速，無陷於矜誇。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華。仁義之人，其言

靄如也。特又有難者，其所爲不自知其至與未也，勵以學焉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始也，非三代之書不讀，非聖賢之志不存，惟私心之務去，憂憂乎其難哉。以反諸身，不知人之非笑爲非笑也。如是者有年，然後知己德之足否，身心之正僞，昭昭然黑白分矣。而私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及其反諸身而求諸心也，凜凜然求證於人，笑則以爲喜，譽則以爲憂，以其恐有諂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懼其雜也，靜而察之，平心而求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仍不可以不求也。行乎義理之途，游乎詩書之源，正吾身而已矣。迨見夫天下仰如父母，歸如流水，則必曰：「此吾養民如子，蓋之如天，容之如地所致也。」中夏之廣，益思有以愛之。見夫神明之我奉，日月之我仰，雷霆之我畏，則必曰：「此吾德綏威服，亶敷內外所及也。」四陲之遠，益思有以治之。見夫內外不廢，上下無怨，民無謗言，則必曰：「此吾端儀慎節所及也。」萬民之好，益思有以禮之。其德不及者，無他，不正其心而已矣。故《詩》云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《書》曰：「至咸感神，矧兹有苗。」由是觀之，在己不在彼。

桃應章論

有客問於余曰：「吾聞之，智者不背時而棄利，仁者不以小不忍而亂大謀。今舜富有四海，貴爲天子，豈肯以瞽瞍之故而捨天子之尊耶？孟子答桃應之言毋乃謬乎？」余曰：「有是哉？子之迂也夫。所謂經、權者，守此不易之謂經，隨時轉移之謂權。君有君之經權，所以威不軌，昭文德，故能保其國家，令聞長世。臣有臣之經權，所以輔君德，防民微，故能保族宜家，守其官職。今欲臨大節，處大患，闕一不可。且夫羑里之囚、靈臺之詩，憂樂變於前，而文王之真體未嘗變也。避席之時，易簣之際，生死變於前，而曾子之至性未嘗變也。《南風》之琴，逃海之負，經權變於前，而舜之大孝未嘗變也。歷山之淚、于田之思，汝豈不念之乎？夫舜豈見利忘義之人哉！皋陶之執，君子守經之常法；而大舜之逃，則聖人處權之大道也。今子曰：『汝盍從道，道有經有權，不知所從，從其經，則瞽瞍爲父。』是以不孝從其權，則孟子之言是矣，焉用問。」

自取章論

與治同道，罔不興；與亂同事，罔不亡。興不由人興，而已實興之；亡不由人亡，而已實亡之。是故與人同樂同好同惡者，義也，義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樂生惡死、好德忘義者，道也，道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天有時，地有財，不能與人共之，而獨擅其利者，欲也，欲之所在，天下叛之。戰國時之人君，不務乎仁，上之不能納忠信諫，慎其四境，結其四援，有奇策材力之譽；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過，招賢進能，顯巖穴之士；下之又不能親其民人，慎其官守，守其交禮，以備不虞。三者無一，遂苟免偷安，無所短長之效，已見於此矣。且夫偷安之禍，至慘至毒，無物可譬。地之于車，莫仁於羊腸，而莫不仁於康衢；水之於舟，莫仁於瞿塘，而莫不仁於溪澗。蓋戒險則全，玩平則覆也。試嘗思之，使吾功隕業廢者誰歟？使吾身危國削者誰歟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？皆我之自取也。是偷安者，衆惡之門。以賢人者以愚出，以明人者以昏出，以剛人者以懦出，以潔人者以污出。殺身滅國，項背相望，非皆不仁之自取耶？

自暴章論

處惡而知其惡者，天下之至善也，亦天下之至不善也。人情有所溺，則有所蔽；有所蔽，則有所忘。不蔽不忘，卓然知其善惡於兩端之中，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，何以反謂之至不善乎？知善而求之，知惡而改之，善之善也。知惡而不改，知善而不從，不善之不善也。自暴之與自棄同，自賊者也。彼善於此，則自暴者猶愈焉。自暴者乃不知禮義而非之爾，是自暴之爲惡，陷於惡而不知其惡也。不知其惡而失之，猶人情也。若自棄者，則既知仁義之美、私欲之惡，而不能改惡以遷善，使其身與草木同腐，謂之人情，不可也。是知不知其惡而不遷於善者，自暴者也，誤也；知其惡而不遷於善者，自棄者也，故也。受欺者其罪小，自欺者其罪大。自暴者不過爲世俗之所欺耳，自棄者洞視理欲而溺於怠惰，是私欲本不能欺而自棄者自欺之。一則不知善而不知其惡，一則知善而不改其惡，二者之罪，吾未知孰輕孰重也。古今以自暴者妄非禮義爲大戒，然自暴者非知其惡而不肯去也，實不知仁義而不能去也，豈若自棄者既知其惡而猶不去之乎？聲之不可並者，笑與哭也；貌之不可並者，喜與怒也。不知仁義之善，必不知私欲之惡；知私欲之惡，必知仁義之善。異

哉！自棄者既知其善而不改其惡，二者並處於胸中，獨何歟？嗚呼！吾知其說矣。善有力，惡亦有力，不見私欲而不亂者，善力尚淺也。他日見私欲，安知其不亂也？不見仁義而不悟者，惡力尚淺也，他日見仁義，安知其不悟也？見私欲而不亂者，深入於善，善之力已堅矣；見仁義而不悟者，深入於惡，惡之力已堅矣。自棄者知仁義之善，乃良知之猶未泯者，至於知其善而以怠惰失之，是爲惡所蔽，其力既堅，雖良知不能奪也。孟子故爲安宅正路曠舍之論發之，以爲受惡淺深驗。

道在爾章論

孝弟，達德也，其在於天謂之道，其在於人謂之事，其在於身謂之德。道也，事也，德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同，無有乎或變者也。其應乎道也，則爲和悅，爲恭敬，爲辭讓，爲明達，爲敦篤也。其見於事也，曰仁也，義也，禮也，知也，信也，是和悅也，恭敬也，辭讓也，明達也，敦篤也。仁、義、禮、知、信也，皆所謂道也，事也，即德也。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同，無有乎或變者也。周道衰，王迹熄。文武之澤既竭，仲尼之聖不興。其言仁與道與事者不入於楊，則

入於墨，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。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，惟怪之欲聞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。其所謂事，事其所事，非吾所謂事也。凡吾所謂道與事者，合孝與弟言之也，天下之達德也。凡彼所謂道與事者，去孝與弟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且夫所謂天下之達德者，何也？以和吾孝弟之行，則謂之仁；以明吾孝弟之施，則謂之義；以正吾孝弟之發，則謂之禮；以辨吾孝弟之著，則謂之知；以篤吾孝弟之節，則謂之信。是則五德之發，皆所謂道也、事也，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同，無有乎或變者也。夫是之謂在爾在易。在爾在易者，非他，吾心之孝弟也。戰國之人，不知求孝弟之實於吾心，而徒考索於荒遠之際，牽制於難行之域。孟子之言，蓋將解惑於時人，時人聞之，乃相顧而笑曰：「世之迂闊，孰有甚於孟子乎？」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，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，此時人之所以爲自迂也。孟子之迂，特以語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時人之迂大矣。不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，不亦難乎？此時人之迂所以爲大也。嗚呼！孝弟之道不明於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說，是謂亂孝弟；侈淫詞，競詭辨，是謂侮孝弟；溺於淺近之見，非謗仁義之德，是謂賊孝弟。如是者，是并其所謂本性之全德而棄之矣，豈復知天下之平於孝弟也哉！戰國人君聞孟子之言而不悟，

遂卒至於滅亡。悲夫！

居下章論

天地之間，一誠而已。天得之而爲天，地得之而爲地，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，又各得之而爲性。其張之爲三綱，其紀之爲五常，皆此誠之流行，無所適而不在。故語人之德，雖其總攝貫通，無所不備，然一言以蔽之，則曰：「誠而已矣。」請試詳之。且夫天之爲天，其德有四，曰元、亨、利、貞，而誠無不統其運行焉，則爲春夏秋冬夏之序，而誠以通之，則謂之道。故人之爲人，其德亦有四，曰仁、義、禮、智，而誠無不包其發用焉，則爲愛敬宜別之情，而以誠貫之，則謂之性。故言天之道者，以誠統之，而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。論人之道者，以誠包之，而四德之表裏亦不待遍舉而該。蓋誠之爲道也，乃天地生物之心，即物而在，情之未發，而此體已具，情之既發，而其用不窮。誠能體而行之，則衆善之原，百行之本，悅親信友，獲上治民，莫不在是。此孟子所謂「以明乎善，必誠乎身」也，其言有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所以存此誠也；事親孝，事兄悌，及物恕，所以行此誠也。」至誠無息，爲能不失乎此誠也。不誠無物，爲能不貳乎此誠也。是誠也，何誠也，在天地則渾

然，賦人生物之誠；在人則溫然，愛人利物之誠，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。是故以之爲天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爲人，則順而公；以之悅親信友、獲上治民，無所感而不動。即無所感而不應，非天下之能誠其身而明於善者，其孰能與於斯。故子思云：「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。」

求也章論

不仁哉，戰國之人臣也。仁者輔君而愛民，不仁者賊君而害民。戰國人臣皆臣其身而不臣其心，仁其名而不仁其實者也。且夫所謂仁者，何也？道也，德也，義也，誠也，智也，直與諫也。道者，所以本仁也；德者，所以養仁也；義者，所以成仁也；誠者，所以體仁也；智者，所以知仁也；直者，所以守仁也；諫者，所以爭仁也。舜、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，以道臣者也；仲虺、傅說、太公、召公，以德臣者也；伊尹、周公，以義臣者也；臣之上者也。石碯、潁考叔、甯俞、舅犯，以誠臣者也；管仲、晏嬰、蹇叔、百里奚，以智臣者也；臣之次者也。董狐、史魚，以直臣者也；龍逢、比干、子胥，以諫臣者也；又其次者也。是故道者，所以治君者也；德者，所以化君者也；義者，所以輔君者也；誠者，所以格君

者也；智者，所以啓君者也；直者，所以匡君者也；諫者，所以正君者也。戰國之臣，不能盡臣之職，而反爲之戰勝攻取以助其威，縱橫遊說以肆其志，富國強兵以驕其欲，故善戰者滅仁，連諸侯者假仁，闢草萊，任土地者賊仁。冉求之聚斂，孫、吳之殘暴，孔子斥之於前，孟子闢之於後，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：「某也忠，某也許，某也直，某也枉。」嗚呼！可不懼哉。

恭者章論

聖王治天下，無所不用其誠。不誠，其恭則不免於侮；不誠，其儉則不免於奪。故恭儉有恭儉之誠，而不得竊恭儉以僞。恭者不徒不侮人，然而侮則非恭，而恭自無侮。儉者不徒不奪人，然而奪則非儉，而儉自無奪。故其於國中之人也，接下以禮而不侮，取民以制而不奪。其於鄰國之人也，干戈不興而不侮，土地不削而不奪。此本恭儉之實德，而著恭儉之實事者也，誠也。至戰國之諸侯，則不然。驕其心以侮人，恐人不順其倨傲，不得以快其侮；侈其心以奪人，恐人不順其兼併，不得以快其奪。恐人不順其侮，則長傲孰甚；恐人不順其奪，則縱欲孰甚，惡得爲恭儉乎哉！然則彼之所謂恭儉者，固不過降不穀之